孟龍川文集卷之九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序

贈董右坡明府遷戶部主政序

治天下之道官人而已矣任天下之官因才而已矣治不官人代大匠鑿俾天工廢也官不因才隋丸拯雀鏌干錐履也世奚以治因

才官人無唐虞若棄養契教夷禮夔樂虞益
工垂咸咨四岳龍以納言皋陶為理禹揔百
揆尤專治水庶績咸熙萬代治軌夏室大競
籲俊時盛迪知忱恂乃克宅正商命丕陟哲
人翼翼嚴惟丕式宅俊克即文武造周惟親
賢輔先後奔奏疏輔禦侮茲三代襲唐虞之
風而休嘉治功亦與唐虞而伍也漢唐而宋
才官匪別貴杙樗以崇棟杗截豫章而為居
楔王佐賈董抑之王國綰贄後先梶乎奸慝

英英二程弗宜朝列雖朱子之大儒屈曲于
偽學之邪說齟齬傎植亂淆紛裂苟焉而已
邈乎三代之鴻烈也天開我　明統一寰宇
稽古建官維才是與雍熙太和斯上古之可
擬今　天子欽明則哲知人能官董正庶臣
嘉靖乂安薰蒸太平者三十有六年矣邇以
島夷東獷獫狁北熾職重務繁維斯國計其
難其慎官需才士統百官者以進士之尹濬
者董君上薦有制維允時或有言之者曰董

君大才賢也民部是處邪版曹是舉邪主筭是侶邪邦賦之計司會之職是主邪將非遷之序而失衆望之佇也時或有對之者曰唯唯否〻事以時遷官以事難小任冗員晨門抱關雲雷草昧騰夫登壇人之有才所以剖事之繁而理時之艱也今茲之任也國利之債入易汚會計之叢沓易昏豪權之託請不易于拒而出納之米塩尤難於均朝議廷推方歸董君董君之才貞無不利清以礪其行明以廣其智公有以持身心剛足以配道義臨債不滓湛君之清簿書鞅掌析君之明謁剌歛迹君以剛平出納惟允君之至公主茲部事方懋厥聲奚庸夫三遷之驟以為名而四時之官乃為榮也昔禹司水土而佐虞益羣鳥獸而相夏董君鴻才禹益流亞盖將唐虞吾明斯溥昇平之大化四方來賀容歌滿架思也不佞推其意而文之僭書于贈言之下

送錦衣王戶侯徵軍租還京師序

明制衛有屯田寓耕穫于守禦以利軍也省供饋於坐食以利民也因列屯為散歛以利官也一法而三利法之良者也世久弊滋乃弗良矣據籍無田遺租無軍軍病矣定租于衛奪田於民民病矣歲負季逋督賚重沓官亦病矣下非不告病也非一人之賚不急于聲也上非不知病之也非一人之責不切于聞也因循頹廢不可積堪窮則變〻則通亦

唯曰人嘉靖庚子歲有賢御史曰周君獨以為已賚而不諉之人人奏得賢且才者而命之有錦衣曰千戶王君亦以為已責而不諉之人人君公而不苛明而能裕軍曰是田為民有宜徵之民君曰將必不然民曰是租為軍盜宜賚之軍君曰亦將必不然久之研深於幾軍民兩慊焉無何庚子之租告畢一軍皆驚未幾己亥之逋租又告畢而戊戌之久逋租課更以寂輿人乃誦之曰衣錦錦衣兮

吾輸吾租而不見其威兮胡不我留而遽且歸兮遑遑云庶曷其依兮孟其聞之曰天下之法弊邪亦才難耳乎農之兵也租兵之食也前之乎百文吏焉非不嚴于督也督而弗克入也弗克入而且怨也今之乎一戶佯爾亦非嚴于督也督而克入入而弗怨且喜而歌兵食足矣食足矣富國之才也兵足彊兵之畧也富國彊兵霸術也而弗怨且喜而歌幾王道矣西漢之相給饋餉補士卒者蕭何東漢之將調餱糧厲士馬者寇恂未之聞式歌且舞也牧民樂衆之才非文武備足者弗能顧用之何如耳侯而大用為天下將絕寇蕭矣寧山之士卒喜之滑士詠歌之濬士序之蓋將以詔夫求全才者黎陽孟某序

贈劉生序

劉子文昭知離經辨志論學敬業應比年入學龍川子詔之曰士天之精也民之秀也國之紀也三極之道洪徽之務士實備之是故

明其五倫尊其九德順其三行正其六儀通
其六藝爾乃特立獨行以立其本剛毅直方
以正其氣通達知類以廣其量樂羣立義以
取其朋畏天悲人以堅其操法言禮服以端其
容風夜惟勤以勞其體儉約檢律以養其廉
出積入與以博其識脩辭明道以昭其文是
故今人居焉古人稽焉道斯成矣譽斯隆矣
詩曰陳戒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

士言教之大也士之學也學以正心心
以制行行以積道以澤世是故顯而勤官
序三辰詔王以嬪化民以
行而慎職平九土庶
德及典禮之脩所以昭節也及兵戎之大所
以崇政也及財殖之豐所以贍用也及刑獄
之明所以體仁也周書有之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士之事也於惟小子廢斯念之乃罔不
佾

送鄒子良還江西序

黎陽河朔要地也北[illegible]燕趙南馳荊蜀東齊魯西秦隴舳艫輪蹄抄于城下田復沃饒大宜宿麥一熟而數歲飽然土著者率耕而讀弗克遠服賈與時逐故其服用咸取給于商撫之鄒子歲一游焉夏而北秋而南厥貨惟布厥篚惟紵惟絺三品沿于江淮達于河逾于淇衛時而售焉既盡乃復若是者廿餘年矣其始至也雍雍然愉愉然似不能言者[illegible]陽之君子[illegible]而小人[illegible]君子之敬之也以其

[illegible]而小人之侮之也曰柔也夏秋幾易而貨而人猶夫鄒子也而君子猶是也小人之敬者半迨今小人者咸愛之矣龍川子曰黎陽雄俠地也或貨若人之居斯地也強者人閧弱者人嗤且莫售售且莫償躁者弗可久而偽者弗可行也鄒子以弗強弗柔弗躁弗偽人而有恒厥俗用化是道也行之河朔雖天下焉可也雖理政通化宰人馭物焉可也于其南也詩以送之曰秋天杳杳秋風清艤舟

未發人有情傾酒滿觴脯在俎羣游送子方
南征洪河東下入淮浦蓼紅蘋白殘霞明霜
楓欲脫秋波穩一帆高挂中江行家山信美
鄰比滿黃雞濁酒擘新橙明年春暮聞啼鶯
桃花水煖東風晴乘春田棹黎陽城岸山衛
水訂新盟

贈錢同野令芮城序

河朔大儒為同野錢君錢君學以春秋名於
時文戰秋闈未克奏捷北學者異其才超以
為貢又且將以貢士試畿榜也時親老以疾
命之曰仕尚及見其冠裳云君奉親遵制例
進於部歷教於南之桐城而東之淄川君之南而西而東也能以孔
孟軻之道進士子之賢詩書六藝之義博士
子之學弘放雄渾晶華縝麗之辭章肄士子
之文彬彬然蔚蔚然炳炳然江之南北山之
東西天下之賢門下之士也久之銓衡者乃
有令擢同野則出其所有而敦之民咸又以

孔孟詩書人文之治上襲陶唐虞芮之風居晉鄙之人姚姒姬周之人也而芮城又穆如矣孟思曰山東之職有師道焉而教以化山西之司有君道焉而政以治政教兼善君師責成大哉錢君材之全德之備乎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此之謂也始同野之東宦也東國大賢君子愛才而好士其心休〻焉有滄溟李公者余嘗見知于滄溟公因不自量而以同野之賢之才聞

李公李公不以予言為不可稱之人人曰錢子賢且才今茲官誠為屈由是同野之名聞於東州今同野之官西也西國之上官愛才而好士休〻其心焉有崌崍張公者余昔亦獲侍崌崍公左右亦又不自量而以同野之賢且才聞張公張公又以余言之為可見而得其儀談而灼其心推之於上而挽之於下由是同野之文章政事君師於山之西者亦得聞之乎燕之北衛之東矣然張公匪徒緇

衣之好無已也而又彰之以詩云思也感張公之知同野而又慶同野為張公之知之也并書公之詩因續貂其後而為序

贈蓋醫官序

嘉靖四載黎陽蓋子獻于司徒試藝于宗伯銓名于冢宰得官縣醫邦人咸賀龍川子文之曰天官而下百官理事醫官理命理事者事僨則及財財匱則及身其禍緩理命者身不可支財不可救其禍急急者官宜高緩者職宜卑今且不然豈重事而輕命耶帝王者有意以高卑之也事既緩也官非高也民不威則愈緩焉耳命既急也官非卑也民不親則愈急焉耳宰夫而下方列醫官親民也哉親民矣又焉用官為今夫聚藥有時蓄藥有局理藥有人用藥有書迨民有風雨霜露之感勞抑情鬱之致分疾者而使疾醫理之分瘍者而使瘍醫治之歲則稽其事而制其役以失全之多寡而分上下書其所以醫者而

入于醫師嘻官可無也哉代用是懼隕越民命斯設之官大醫也尚藥也承直也醫正也局也學也民生乃有望非獨時有扁和世有蘓董而後民不夭札云耳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醫懼不專也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精也蓋子交久而敬恒其德矣兄伯繼官醫三世矣專且精蓋子有焉率屬正藥專技精術今子是責若夫仁以養元氣義以清壅滯文以和中外武以除暴戾理陰陽之元化延命脉于百世吾亦有術焉秦和曰上醫醫國吾將以語蓋子

黎陽馬神祠會社序

房為龍馬曰天駟司下土馬政或盛衰為兵強弱或存亡為民貧富其功與土穀之神埒古以戊日既伯且禱恪希神惠非淫祀矣我國家克詰戎兵畿甸根本壯武衛鎮北狄尤馬是重維我濬人養馬居民賦之半今欲馬之茁壯蕃育以全身若家者匪神曷祐昔衛

文公承狄難之後尚至騋牝三千黎陽實衛地水草不古今殊神必不古今其惠也是用襲官祭之餘採蘋藻以献禋敬非敢為諂云耳為會者齊誠敬也以會以續無時豫怠

濬縣志序

邑有志通于天下濬畿邑而無志匪邑之小亦人之尤嘉靖七年大伾先生家居以三賢尹之請不可辭也乃出其識諸書者實其聞諸人者搜剔其載諸金石者亦惟有徵而信

[illegible]紀由是叙形勝表河山之阨塞[illegible]物稽彥儁之超卓列土宜著租賦之豐裕考練牧籍兵戎之強弱詳學校明人才之盛衰[illegible]風化見政治之緩急筆守令示官游之淑慝錄詩文備風謠之采擇凡志之義有文[illegible]焉有武備焉有政教焉有財用焉有則法之式焉有監戒之迹焉有隱而彰婉而嚴直而不遽明著大書而不汩沒蒙昧詳文縟辭而不殺之體焉使生斯土而視之也宜且飭行

而欲聞去慝而欲盡以無愧于邑乘之載官斯土而視之也亦宜培根本設險固崇理化久保障以為畿甸命脉之地不視黎陽為天下之小邑而志為天下之冗書也此志之所繫也亦大伾先生之意也三賢尹姓氏見先生自序文

贈府掾高子序

叙曰古今之人同也職與事不異也官之名或不同而世異焉古吏今之官也故部曰吏部治曰吏治郡州縣守令曰長吏酷吏循吏今之吏則古府史也胥也庶人之在官者也若史則古今官吏混古之太史也祝史也刺史也官也今之掾史也令史也吏也或古賤而今則貴古尊而今卑者名隨世代稱焉名立而位定位定而時因之以貴貴而賤賤昂昂而卑卑焉而人之賢與不肖才與庸非是之係若其賢與才者用而顯於世匪吏之名盡能賤賤而卑卑之亦存乎人自致云耳漢

吏賢而才者為多蕭何起豐沛為漢元功名冠三傑曹參出將入相民以寧一石奮官大中大夫稱萬石君公孫弘牧猪奴為獄吏年四十舉博士為丞相封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廣川侯任敖沛之獄吏吏王訢後相漢封宜春侯張湯為御史大夫以習法律起黃霸少喜為吏獄中受書守潁川治為天下最進丞相封建成侯王霸王梁任光馬成陳俊堅鐔祭遵皆後漢之吏也裂土封侯圖形雲臺

吏而明經則王吉王允龔勝杜陽孫寶魯詩則魏應春秋則楊終魏朗〻為尚書允尚書令餘皆至大官文翁仇覽之治化劉平朱暉之義烈趙廣漢之治郡于公之執法其子西平侯定國之平允郭恢〻子躬之無冤郭仲玉之仁恩陳寔之德行陳敏之幹能尹賞之治劇嚴延年之明斷尹翁歸之文武漢之得吏於斯為盛晉魏而降褚碧張昌易雄陶侃劉超光逸劉頌戴洋薛定虞溥左雍張光魏

少游第五倫者皆吏也或才能富國或武克
強兵或剛以伸其志或忠以際其君或辯智
解難或勇力過人咸俯掇朱紫高致青雲彰
芳聲垂鴻勳廼賢之異雋才之超羣者也是
豈吏之能拘不可昂〻而尊〻乎自夫後世
儒吏之名判而二詩書法律岐而分乃有錚
錚之鐵皎〻之庸籍記誦以剽竊假科第而
自矜任情廢法恃勢釣名內交外搆政以賄
成上下相蒙詐譽待陞其視古之吏其名而

君子之行者仙如哉嘉靖甲寅冬茂才李生
君益者來言里人高子入府吏求予贈言余
因諗以古吏之賢且才以翊治理者示以勉
之且因以警夫世之仕進而不吏如者

贈徐少府序

明有天下制法六典縣有尹有丞有簿有幕
官而省尉邑之上若中緊者全維丞為尹之
貳丞承也承輔也翊尹以出政者也政或髃
髀事或米塩厥政純粃厥民戚休丞與有職

競焉

孝敬皇帝以前時治體淳厚仕風敦裕上下僝工唯丞亦獲盡職於時遷擢挺拔不資以拘往往名顯循良政紀竹素見於史載于志徵于歌頌武前踵后不以丞卑卑泯也今猶夫丞也而如昔丞者鮮焉即或有薦剡禮旌者亦必內有顯大人權有力者以為推挽即非此必機便巧宦者即非此又必有所購者外是莫之旌而奬也頗其為邑之佐者率多以是自沮鮮克有可旌奬云嘉靖辛亥[illegible]之有丞乃得東阿之徐君東阿為齊地之西濬為魏之東境地之相去若茲其未遠土之風民之俗亦不大甚以異君之才又通以達敏而清衡如也鏡如也試于政也咸宜故濬訟乃嚚頑以狡聒聒靡靡也先是丞者或手牒揣摩兩造喧鬨搖朴狼藉口寃聲枉曳之去而復來枉直竟莫之辨吻燥形敝日夕不能終一二牒者乃徐君之承牒或十或數十

吏抱牘纍〻而入君據案坐立訟者于庭吏
置一牒于案君呼訟者使云〻言已君即曰
某也曲某也直即叱使去直者心愜曲者罪
伏民不費半楮官不勞片言已而史復呈一
牒君斷如前須臾十牒數十牒悉已乃至不
一搖朴無喧鬨爭擾無往來縲絏無口聲寃
枉者事已廳事宗然松影槐陰行哦坐嘯裕
如也初邑有賑荒以倉粟人數斗久集緩散
塞壅滯淹強半城中有不持一錢粒歸者君

咲曰是何濡滯也邑乃屬君君令曰第如吾
教厥明令已里以鴈行民以魚貫左虛而入
右實而出井〻繩〻門無阻役狡無闌入不
終日而庚空民散君復行哦坐嘯裕如也孟
思曰嚚訟以囂事煩以亂當之者外強內擾
事益不理徐君之于煩而難恒裕如焉非通
而達者耶人難已易事且不留非敏而清者
耶且民懽事妥非衡如鏡如者耶壬子歲邑
民口其賢不置監司柱史者得聞乃以君書

為上上考文下縣司以禮勞之屬縣以君為丞之最邑民復口其榮不置夫丞之職固翊政以理民者使不以資自拘而庸靡自沮如君之才之賢能不自顯也耶名實加於上下柱史者以名聞寧不自挺拔以遷者耶政以人不以官孔子之牛羊卜式之牧圉此大聖人才士之無愧于官者君之不負於丞賢有才聖人之徒也必不以丞之卑卑泯矣或曰子嘗為之曲以賀夫曲曲也曲盡情理者也非若雅與頌可以彰今傳後矣子其文之以詩詩曰頎而長文其內兮敷而政充其外兮遇無全牛刃游其會兮佐理幾年百里惠兮名聲卓卓斯可貴兮丞兮丞兮丞之最兮明之瑞兮

賀艾生子紹得子序

艾之得姓始於齊曰大夫孔自孔之後春秋戰國歷秦與漢未有顯顯聞者乃至東漢汝南艾伯堅始以孝廉名天下永嘉之亂南北

分裂燕有艾朗南燕繼起時則有若艾涇力王家迨於有宋曰頴曰晟史策有聞是艾之於人物盖鮮焉大河之北齊魯燕趙晉魏之墟郡國州邑列壤百數而艾姓僅三四耳則艾族為加鮮矣濬於古為州今為名邑齒版籍者民餘數萬而艾之家一艾於濬又加鮮焉自艾氏入我　明以来世邁種德至弘治正德間所有伯仲叔季之四人族於艾氏者又益加鮮矣廼四人者伯仲與叔皆又早世也而康而寧又得其享也全哉於是鄉閭戚黨冠履士夫充門溢席或彩而幣或文而頌樂喧堂戺歡騰遠近以為翁賀思乃居客之末僉曰君盍紀後葵之全福以彰太平和洽之盛乎作斯序

贈松岩王君得子序

古今人之所謂喜而可慶者志得而心適情慊而意遂肆於外而悅於中盖有錦綺充牣腐紅流衍盖州傾都連駟結騎游閒而容與

者富之豪也其有紆青曳紫擁麾列戟纏聯冠冕談咲生虹霓躡履入青雲身名並泰者貴之榮也孟子曰人亦孰不欲富貴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得其所欲情適而心悅茲其所謂喜而可慶者乎然身藉於物事由於人積居時逐知物廢著襲計然效猗頓強有力者可致於富誦詩讀書勦文綴詞模竊時制於塲屋之中易夏侯之俯拾追桓榮之稽古貴亦由人之力也喜而可慶者固然而其季者又未有子也惟伯遺一子為艾生子紹則艾氏之人鮮蔑加焉然艾氏素有德於鄉人乃鄉之人於艾生之未有子也恒祝焉而為之望及其久未之有也又惴焉而為之虞則艾氏於人可知矣乃今歲子紹之妻賈始舉一子鄉之人望者慊虞者釋聞之者欣欣然抃以喜也子之始生設弧於門之左二日之後擇日之吉接以特豕士禮也三月之後又擇吉日翦髮為鬌角於男左是日也

賈乃以子見於子紹子紹執子之右手欵而名之鄉人聞之愈益欣以然喜以抃且張其而為賀矣酒行有酣而作者曰若恒虞艾之鮮也今而後將不復鮮矣應之者曰礬而必揚幽而必昌故天之生物也其始也徼及其終也必巨今夫江其源濫觴其流也滔天今夫火其光炎以其熾也燎原豫章之木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其始也萌芽其成也拂雲天干青霄柱建章梁明堂者皆自徼而巨者也

艾氏之有後也其亦木之長火之光江流之湯以礬之揚而幽之昌始鮮者慶必長夭之道也已於是姆抱孺子以見諸賓乃有儒而聽啼聲者有冠而異形狀者爰有老宿厥身維孔白顛種以言咲嗥以望門而來外入而摩其頂曰異哉河朔精英也而熾而昌必然矣宜有文為後之訂或舉爵授簡屬之思既爵而為之序

松亭聯句詩序

嘉靖歲癸丑八月十五日夜龍川孟思同東厓李濮紫山王畿壁野王訓九山鄒秦譚城盧向暘靜齋于司直登大伾山飲于東巖之松亭時霽容歛暑天宇澄澹月華皎潔松影流動下顧城郭室廬如涵浸於洪波灝渺中因縱譚古今山川人物化於衛風宦於黎陽者揚搉辨囿磅礴德音激烈壯朗前無古人東厓子顧而言曰古猶夫人也希之而至者乃于今見之今茲濬城城有美丞丞有美政

政有美聲紫山知之乎曰知東厓曰狀何如也紫山曰其於宜乎人亦猶今茲之適也澄清明潑如今茲之月峭拔靜高如今茲之山泠泠然爽心肅氣如今茲之風疎節挺幹蒼秀不渝如今茲之松山風松月合而為景乃如今茲之丞其為宜政快人暢情愜志乃如吾人之賞遇譚城曰諾哉賢乎丞壁野九山曰吾亦云而靜齋應之曰我道蓋是也龍川子以齒屬坐右乃颺言曰諸君今夕松庭之

言不可以忘然丞又哦松者也諸君子久以
騷雅名曷永言以美徐公旦使或對松以哦
而又與茲山同為悠久焉東厓曰倡予和汝
於是龍川子援筆書首句諸君遂以次繼韻
左旋以續周而復始以得若干韻而章就矣
遂徹酒肴命簡以書孟思序
乾坤會淑氣山川凝中州日月開素節思天
地澄清秋乘兌值少昊濮司商忻蓐收西顥
警鶴露畿東海明瀛洲壯懷賦秋興向陽雄

心恣天遊太白詩酒聖訓公異文章儔盧駱
唐彩鳳秦王楊明翠虬道德希孔孟司直文
苑稱枚鄒作者有七人思汎覽負九丘同陟
屆東嶽濮何如爾南樓清風颸而至畿月華
凝不流山嵐寒峭峭向陽松影陰颼颼天宇
茫上下訓城郭渺沉浮坐飛鸚鵡觴秦共挾
風雅輈縱橫三五編司直剞書十二牛山川
入咲談思人物來冥搜坐嘆事陸沉濮因美
出岩游瞥見董夫子畿先聞徐少侯丰標鶴

出羣向陽敏捷鷹下韝晶濙山月白訓瀟洒
松風幽竹影靜庭除秦頌聲滿田疇奚曾用
鉗網司直不勞施距鉤服弦豈吐剛思佩韋
非茹柔案牘少堆積濮松庭恒優悠幾時錄
材館畿倏然旌殿郵千里推敏手向陽百丞
居上頭名已扶搖上訓位不卑微仕元自異
聾丞秦行已升仙舟莫言淹騏驥司直且聽
黃粟留群英有公論成此松亭謳思

贈李生序

嘉靖辛亥歲李生以弱冠補濬諸生衿青弁
儒濟濟峩峩咸曰士矣龍川子知生之才器
而識文而藝非硜硜者乃進而語以士之大
者曰三代之士其養於學者可考也已記於
禮命於王制備於明堂位而具於尚書之大
傳其法井井其誦洋洋其士彬彬其化熙熙
脩之身而用之世德盛道洽莫可尚已春秋
周之衰也僖公泮宮之頌歌詠其學者猶盛
於後代之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靡不

學也敬明其德維民之則人靡不化也淑問如皐陶訟獄靡不明習也角弓搜束矢武備靡不講肄也而懷我好音來獻其琛遠夷化服此其極矣而謂後世有是哉自漢以青紫明經車馬稽古經有專門訓名家守禮者悖於書傳詩者亂於記而春秋三傳揀戈執砭自為讎敵何有器識之通洽文藝之兼裕哉然其業專故其學精詩書六藝未之兼通而耳目口鼻亦各其用也唐之為士滑沒於

呫經揣摩於策試匿首隱尾括經數道已巍然掇科譁然名世矣一韓之外山斗鮮聞宋興上以文章取士下以道統為學周子起之二程履之橫渠倚之朱子尾之雖其正心誠意之傳直欲駕韓軼孟上續魯國之儒餘莫之及矣然體立而用不充德成而業不繼議論多而事功寡當時儒者亦自有譏焉文章熟爛於程文科舉之中道學深僻於低頭拱手之習士之難於兼裕者如此明有天下養

士之法與工之自養者若人各專經取必策試
依道學以為文義蓋兼用漢唐宋之法而亦
兼有其獎經專則帶通試策則誦記文義則
鮮世用謂之獎者誠薰之哉而體用之裕乃
弗能兼也噫士一代名也不可為漢唐宋之
拘也守漢之一經而通其五括唐之六帖而
發其氣依宋之理學文纂而究其用洋德公
泮宮之義導學記王制明堂位尚書大傳之
規模則夫衿青弁儒濟濟而戴弋人將武又
曰李生士矣雖明之士三代之士也它時少
少出其所有以較於藝則鳳光而豹蔚壯
畿冠南宮用其才以康天下人又將咸曰李
生士矣三代之士天下之士也若夫專經記
誦以捷取第此則士之細生其大之生其大
之

壽後蔡楊翁八十全福序

古今天下咸重乎壽以其罕也然壽居福之
一耳非其全也人有恒言曰富壽康寧備是

者斯全福哉富非壽何以為長也壽非富何以為養也富壽而非康寧何以為享也若乃膏粱而夭綺紈而折輕肥醲厚自煎以滅奚其長亦有田翁山叟眉龐髮鶴家困租貸日窘藜藿羸苦愁嗟轉乎溝壑奚其養至於支離而呻痁疚而藥中心戚〻事戾咎惡既富弗安雖壽強活是無以為享也既富乃壽又康而寧斯為福之全渥也哉備是焉斯為尤罕而重乃今吾濬後葵楊翁則咸備焉翁以

蔦慎儉勤本富興家衛郊千畝田千足馬贏僮千指斯漢千戶侯素封業也乃翁年踰艾越耆過老而傳今八十耄矣禮曰拜君命一再坐食常珍宴五豆壽之罕也而體彊氣充足健履康時出入屢〻不休病不疚以身心不嬰以戚怡〻然太平長樂老也康寧矣壽矣富矣古人之罕矣今之人亦不多見矣天非全福於後葵翁矣乎嘉靖丁巳某月某日翁初度也子坤候選於吏部者崇堂具宴殽

胾炰膾滫瀡膏脂食左羹右備該水陸捧觴跪進上千萬壽翁喜嘗而退孫一中一德以濬士為國學生受觴並進青衿儒服肅心雍色與〻如也粥〻如也翁喜嘗而退一貫就文選事歸率衆孫一寧一元一樂羣趨競進觥咒迭奉而曾孫之幼者雲衢雲程舞拜几下詵〻兮既多且儀翁性少飲及是酣然暢陶然樂欣〻然悅以和咸謂翁也為福之全而世之罕者歟所謂富得其長也壽得其養亦未為世之難也善乎諺有之曰兒女有命又曰有子萬事足此言雖小可喜為大盖其子生之多與寡蚤之與暮也者有非厚貲之可得巧仕名貴聰明敏學者之可致也伯道之善迄無一胤商瞿老矣乃有五丈夫焉於是不可必者必於有焉志之得而心適肆於外而悅於中喜之可慶此焉而已奚富與貴之足云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祖

主也匪是焉雖富且貴宗祖莫之主矣喜而慶自倍常品豈一人為乎傳衍昌熾周公之富徐卿之滚滚者胥此焉出嘉靖甲寅歲秋七月姻親松岩王君載生載育實維令子不坼副菑害也里中咸持羊酒往賀松岩家予亦賀松岩家以羊酒復藉手以此文先

送別駕喬公均徭善政詩序

明制畿甸之民田而租身而庸九等以次其貧富而籍其名於版三載時其業之上下口

之存亡室之流寓焉則宰牧長吏集甿庶里甲詢而定之一易版良制也然淳風去而民渝賦役浩而財匱濬又地衝而要土瘠而狹黔首之裕於室者無幾而杼空壁立者徧也吏司於土者以均徭為難民居於土者以徭重為患矧夫官以增户加稅為課績民以匿丁隱產為詐謀上欲徼功無愛於下下欲幸詐不信於上二者交病之先正易是者才以濟之有滑進士靳頤德以化之有輝進士錢

昺餘無聞焉徑果難均爾矣今濬之徑一版更數官一審幾涉歲而牒訴襍遝于府府以喬公委焉我公歷濬之郊諳濬之俗深洞民隱而弘肆仁澤上足公家之務下多寬甦之民公直有在而里甲無權賢勞之政協諸民心心和氣和聲振林樾時伾山隱君山東叅政錢宋先生明為詩以倡之紀善政也一時邦彥為詩以和之示同心也而野謳童謠皆採之民風以協音律見民志也共為若干首

下而郊氓山叟樂而不能言言而不能書後而碩儒鉅卿見而喜喜而和者皆無窮焉于是濬士孟思敬書之為送喬公善政詩卷序

贈陳廣文憲臺奬序

師之道與君親埒教以成親之生而全恩化以善君之治而全義師於人生則恩義之兼者也匪獨文藝已也故昔聖人沒其官於制而深其教於君唐虞稽古建官夏商官倍用乂牧伯之外教無名官周公綜理天下宏綱

揔統纖縻必悉妖鳥薙草職任聯屬三百六十之屬統萬事而無遺不教官設也教崇於政師作於天聖人果有不及之慮耶雖司徒敷典特舉大統而典樂以教胄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然樂之一事胄子一類以是為教非所以盡天下也深而究之自離經辨志敬業慱習之小成以及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之大成則文質彬彬達材而成德矣孰就之學而奚官之教先儒謂深沒其名於官而顯責其效於君是不以有司目其職重之而不輕也較然矣漢晉而降官以慱士員以弟子於古若詳受者兀兀授之者諄諄註疏之誣離讖緯之駁襍雕蟲詞賦剽竊栝帖世以為芥拾青紫之資春華鮮秋實辭美虧德本异哉其古之教也　大明龍興開天闢地篲夷清華寰宇郡邑設學建官敦實正本雅崇文藝浸淫乎上古盛德人文之治矣久之官之者既易其人而官者亦不難其職謂之能教善

迪者誦骳骫之萎文竊墨卷之故語誘以捷
途引以時好苟士有褱然掇科固以為學政
最矣其視小大之成芻狗耳糟粕耳為子雲
模範誚奚其逭廼嘉靖某年鄴城陳東田先
生來教于濬濬於鄴邇封也聞之封疆盖先
生之家食也誠恪明篤重厚恭允志潔而峻
行慎以端不妄言咲義為取與讀書至午厨
煙未炊自若也苦節貞行有如此者迨濬士
見而宗焉肅然其可敬温然其可親即焉就
焉跂而企焉瞠乎其莫可及也模其為文温
裕深淳道明理契闇然而章淵然而光有本
之文今學古教也期月而已士悅以服教行
不泥儒志益振氣厲心開出入端謹躁浮遠
去人若不問知為胡瑗弟子者而文則丕變
光芒四躰輝日奪月虹彩燭天近尋厥本殆
有驪龍頷其珠蜃蚌胎其璣瓌璿隋珹蘊精
含寶於濬學之淵乎不然何其文之如是也
乃知濬士皆德龐文蔚者也知類通達者也

強立不反者也而東田之教誠篤明允者也志潔行端者也深淳而文者也陶之大化者也誠今之學古之教矣丁巳年憲史樊公賢之檄以彩醴樹厥風聲舉憲典揚異才也季春之良清雨浥塵和風拂几弟子百五十餘人稱賀於彝倫之堂禮肅而雍樂和而雅士有歌菁〻者蕺以為先生壽者僉曰斯禮之盛也不有紀焉將為典之闕遂屬孟思紀之以序

大名凱旋燕賀序

愚生嘗讀西漢塩鐵論玩夫文學之言義也大夫之言利也義近於恤民之王道利近於富國之伯術其揚搉如此迺廢書而歎曰胥失矣乎文學之義失於滯者也大夫之利流於通者也何也封山熂水者民罔不窮鑄山煑海者國罔不亂利不可專在於官亦不可專據於民也文帝繼之而七國兵武帝私之而四海怨愚故兩病之我有　明利盡四海

義養萬民其於山川寶藏不私不縱設兵以
為天地守制之良者也通邇暴平既久禁防
寖怠而山東大俠曰王堂者遂據山礦之銀
以干大紀為土官者兵之倏起而為亂蓋無
治人云爾由是悉其衆三千而西掠青淄韓
兗鄆蹂躪我曹濮侵越我大名熾若烈火速
逾風雨且由東明而南窺長河時則有憲副
劉公方提兵大名廵下令曰時平既久而大
俠首禍漸不可長大河之南土曠人黠或有

應之者茲非小寇也余惟弭盜是司不可縱
賊貽君上慮維爾有衆秣爾馬索爾糧甲冑
戈矛弦弓箙矢無敢不善余惟與爾衆其撲
滅之令下之明日悉師以南至則賊已濟河
而破河南軍矣公曰賊出吾境余亦得以藉
口然人自為則善矣我則愧之後濟者斬遂
舟以渡兵中流慷慨顧謂衆曰所不能平賊
而復濟者有如河士皆壯之遂急進於歸德
之野雞鳴營焉夜召部下謂之曰賊鋒甚熾

我孤軍至此勢必死戰且賊勢不可以不分也廼檄鳳陽徐州河南三兵備司悉以兵來會而我公獨軍其前賊大驚曰此黑衣軍從天下耶由是知懼矣約日與戰大破之由是每陳見青甲者遽走環河之南之東遇數十戰至于淮北之紅上會　上命四都司者率兵萬人同會是日賊殲焉我軍獨生俘所謂曹景祥者曹蓋賊之酋豪諸軍所憚而不敢敵者先是王堂死而曹統其衆賊勢乃熾以

來歲三月振旅凱以入於大名太守任公拜宴飲至于常武堂有酒如澠有殽如陸桓〻如也雍〻如也于是太守晉拜而上爵曰禮曰六鄉之卿即六師之帥公其克稱連帥之職者歟公西向答拜辭而受爵再拜而上爵曰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丈人歟公固辭答拜而受爵繼拜而上爵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其元老歟公三辭答拜而受爵舍爵已時濬士孟思預覩其盛進而言曰昔唐有玄

甲之軍黑衣之懼何異玄甲漢有飛將之威從天而下寧減飛將思豎儒也誠不佞敢誦古以道策勳之意於是正色而誦采芑之卒章士皆髮上指冠目盡眦裂已而誦東山之卒章士皆秩〻然衎〻然有勇而知方也思復拜而颺言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其勉之而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則太守之謂也通判顧公抽毫授簡命思即席書之以為大名凱旋燕賀序

北溪董翁壽冊後序

嘉靖丙辰歲鈞陽右坡董公之宰濬也迎封君北溪翁以祿養焉濬人士屆翁之壽辰咸為發德之什外史謝君載氏彙而為冊以傳凡若干首孟思詠而系之曰濬于夏為帝禹之所經故曰至于大伾于周為公旦之所卜也故有曰我卜河朔黎水有康叔明德之遺澤焉有子貢言語之流風焉故其為詩也若長而豐簡而明洋〻而充容率能道北溪翁

之壽而榮右坡之子道盡而恭也美哉渢渢乎亦衛風也哉其有得于夏之敬周之文康叔乎貢之遠烈者歟然其出於鄉校者不虛美義之公而發于林下者甘棠之愛歌之同也仁斯愛愛斯祝祝斯詠斯冊之矣若夫達尊之兼與夫褒封之光則郭鉛鍾君叙之矣昔人有云序有後經以終義者故序卦居易之後後有序不可謂非經也三復之餘援聖軌以書其末

代贈閻簿膺奬序 并箴

明興滌濯勝國穢政制郡若邑舉士之材且賢者登名于銓部而官之盖三代舉選之遺意故士學以實政達而治也洪武中以事之殷也天下之大也職之衆也求賢之未廣也更其制襲唐宋之科舉試士以文兼之貢焉斯盡善矣然自三公以及百職事莫非官自米塩以及髖髀莫非政下之求者惟恐不大以顯也上之責者惟患不賢以材也夏侯太

初有言懼官宰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監牧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而勵磨奬勸之典出矣于是乎士之科而貢者以有官為榮乃司察者不盡榮之也亦惟職之稱人之材且賢者斯榮之不然即雖大顯以達非賢而材亦且摸稜伴食之矣世豈以鰥曠素飧為榮哉嘉靖丙辰歲濬得柳泉閻子簿濬餘二年矣人也學實而政達貢于山之東名于國學以其材且賢也而有今職徐發其所學以擴於用而施于物民化于伯淳盜遠于士會殆無愧去嵩岳之虎棲考城之鳳者監牧以為艮司察以為循乃今以鳴孔融之一鶚上古靈之薦章也人之榮之與閻之自榮過于大顯以達而厥職匪稱者遠矣又豈平其心不愧其色而已哉某月日司察奬勵檄下邑官禮賢如制乃濬人士欲予有言也乃予又監牧之任保者也故序之不以頌而以箴

煌煌明制民用乂安地若一同兼設五官爾

爾掌簿任列其間漢司簿書唐任勾稽我
皇鑒古統萬職訟獄之成盜賊之緝民租之
版出納之式寔繁寔重而佐令以集維慎維
勤獲上下人必嚴必清斯永嘉名名動烏臺
忝為臣清德脩身百祿攸臻守臣司印敢告
同寅

河汾聚樂圖序

河汾聚樂之圖三晉英髦繪其師儒別錢子
同野之行也初都撫大中丞魏公特試錢子
而才之既提學曹公亦異同野之奇才並檄
以師河汾書院士士久聚而樂之因得以圖
錢子乃孟思則書其圖之上曰河汾之樂晉
士樂得其師也乃同野亦樂得全晉英才教
育之也故晉士之樂者情之真錢子亦樂晉
士真情之樂也若夫燕之南河之北趙魏衛
冀之間士大夫仕於朝休於野者弗樂錢子
之樂乎此然且又樂錢子能安於義命而此

之樂也錢氏族望河朔奕世儒紳家傳毛氏詩不隕其業及同野少承家學於詩之為教精通之矣復自以士守一藝漢儒之陋吾志在春秋遂抱遺經究終始研公羊之古簡探穀梁之幽邃采左氏之淹博屬辭比事貫之以程胡精微純正也由是蜚譽藉藉凡為掉鞅文囿者咸出其下矣何其試于八郡每以文而右較於京闈屢以病而左從親之命官校南畿南畿之為春秋學者心誠讓之而試於南畿又以痁而伏不克試焉陞之乎山西山西之為春秋學者亦心讓之而試於山西又以疾而病不克試焉茲大河之北朝野為錢子不堪其憂同野自樂天知命不改其樂聚三晉之士而樂其真是之謂矣昔孟軻氏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南軒張栻曰教育英才必不愧不怍者為之本天下英才之樂又廣於朋來而樂矣同野以無愧怍之學教育英才兼吳楚豫南齊晉之間於士

且半天下也其門生之為顯宦行道以濟世者奕奕森森不必錢子親身為之然後為樂予於同野為表昆弟見晉士繪其形未必能寫其文與行也故叙於圖之上然錢子工古文其雄渾類韓昌黎其峭拔似柳子厚五七言律詩出晚唐諸子上吾昔嘗薦之於文宗滄溟李先生之門如遇而問之庶知予叙圖之不妄也

神明錄序

叙曰聖人之制刑將以生人也使人知所畏而不為惡則人得生其不用命而入刑刑其可刑以衛民為生人計也不謂刑可生者而乃或殺之也嗚呼殺其可生者豈聖人制刑之意哉何後世以生人者乃殺人為恒弊也耶蔽于誣罔惑於左證是謂不明則殺人狥于偏詞執于私隙是謂不公則殺人憤氣肆暴以快私忿是謂不仁則殺人保位畏勢承意順旨是謂不勇則殺人且三木五刑潰肉

糜骨巧比附律文致周密使人魂褫而心死目瞶而口瘖含冤而不敢言屢號而不為理多矣傳曰古之聽獄求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以殺之也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嗚呼不盡心以求生而盡心以求殺是誠何心哉濬有獄非可殺者冤集十年莫之為伸小峰陸公來尹濬盡心獄事一訊而知其枉明足以燭隱公足以伏衆仁足以惠人勇足以執法抗詞上理得請而覆讞乃有滑尹東溪彭公開守陶山李公同盡心以讞而冤釋矣士民咸喜曰神明哉陸公乎予目其事異之因感乎濬獄之得伸而又哀天下之不得伸者或多也因輯史氏所載以及我　明之能平反讞詳洗冤而釋枉者得若干人名曰神明録非獨以標陸公盖將以警天下嘉靖二十九年歲在庚閏六月日孟思序

送人尹山陰序

古人言為縣之難也不難不足以見良才窮邊絕繳之縣為尤難不邊不能以顯異才苟得一邑焉守以清慎加以勤恤凡中人以上可以語良也若夫地出塞垣俗雜夷夏位于上者職有文武不可以一禮事蒞于下者人兼軍民不能以一法齊此非中人之才可以為治矣漢人有言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謂非有異才孰克茲稱我　國家駈逐胡兀永清四海雖中原郡邑風淳俗變官皆以為易而邊塞之縣規制嚴密虜或小入輒亦擒靖二百之年保障不驚屯種安裕不以此之縣為難也久矣故時之用人循例以授資不科甲或不堪職任乃用邊遠而選歟庸常貪沓癃耄以其速而易得亦願告以往焉積習久久玩愒獘深近乃內開誨盜外啓戎心剷劌我亭障攻陷我城堡焚蕩我室廬殺戮我民戍腥風枯骸極目蕭條始以邊任者為尤難焉始知不可常例循焉始不委庸常者

之流而求夫異才任焉嘉靖辛酉秋大司屬邑之山陰乃得我河南某君為之令君異才也畧出其文遂魁河南小試其教遂化河朔暫攝其政遂治清豐人曰可以語良吏矣而尤難者未之歷也乃今且試焉君將慈以撫煢嫠敏以釐彫敝不蔽以私而服其明不屈以慾而畏其剛不激以詭而安其常幹前蠱如閑于有家視瘡痍如恫瘝乃身處經而守常遇變而知權雖文武軍民之異荒殘掠害之遺莫不賴其理而得其心宋儒有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則塞北寒苦之人咸浹其惠而君之政聲亦且揚塞表而溢中國矣奚獨詫于燕雲而已哉故雖縣之難即以為良如不山陰何以顯君才之異時有以危戍荒城為君唁者予特序而為賀焉

賀解州守陳公得子序

維夫天地山川淳粹清淑之氣蜿蟺扶輿凝結磅礴以生物必盛于常由是有金砮丹砂

球琳琅玕珠璣夜光為世之所寶而貴者若
其清淑淳粹之充者神氣鍾毓之所感而生
人焉尤異於常奇魁特達文英雄雋鴻儒才
士名世之賢為公為卿為國家之所寶而貴
者出焉然必有所感而後生蘊子曰凡人之
異于常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有異其地
者矣昔唐李晤為烏程令有惠政而生窣相
紳今所產之靡後有相國池宋楊文逸尹玉
山民大和惠已而生孫億于邑舍後名懷玉
山玉燕判臨江軍教化大洽生安石於官宇
民感其德而建堂以維崧名毆陽觀為民求
生道惻隱悽切民為感泣時生永州涪州
之宅人后立堂以六一歸茲皆所宦之山川
清淑淳粹之氣鍾毓異常亦其慈祥德政感
神氣而取之常多者哉

明嘉靖甲子歲有
陳公者遼西薊人也為守於山之西解州公
而恕清而不矯執而確嚴而不殘政平訟理
吏民感愛之先是公蓋未有子也州之人士

咸以多男為祝至是果生子焉茲非異于常者歟茲非鍾山川清淑淳粹之氣者歟茲非善政之所感而取神氣之多者歟其將以相業輔國家文章動天地為世之所寶而貴如唐如宋者歟是異常之人而生異地雖曰異世而兆為不異矣予親錢子同野尹苟誠於解為蜀邑異君之政有所感過於古之三異者乃以予粗能秉叙事之筆而且不輕也千里之使徵文于予予因稽古先之名賢達士生于宦士者以為贈且以徵之他日云

代賀王伯寅得子序

天之氣有所凝閉必有所發開四時迭為盛衰可知也巳地氣久於融結繼於發顯精光凝泄萬古如斯人為天地中氣與西儀相為流通其盛衰凝泄於時代亦然矣我稽之吾盧與王氏之族有可言者王氏為濬之望居河朔黎水自江陰公以文友王太傅聲名義契聞於昭代江陰公有五子咸亦以文名叅

政公通政公坦然公上舍其公乃叅政公有子為鄉進士通政公有子為國子生然各有一孫惟上舍子孫盖詵〻兮坦然公有二子一為陽曲丞一為典膳陽曲公典膳公各一子王氏於茲代子孫若為少者天地之氣人之流通將又翕而顯精以光耶嘉靖某年典膳之子伯寅方有子焉予因以客賀綴之文以志喜王望於河之北吾祖亦登明開科進士王世衣冠吾亦忝以春秋薦舉於畿吾有子以聘伯寅之女伯寅迺今有子焉是用喜而賀且又以盛衰之理為之文若其肯堂構紹箕裘吾盧教子不敢不勉而其乘將興之世以繼金紫三槐之業者佇望麟鳳必振〻於明時

贈童子張文化入邑庠序

余讀晉史至樂廣衛玠洛下人見之咸曰氷清玉潤迨今千有餘年翁壻顯赫光奕有矣然皆不氷玉如也今秋壁野王子携其壻張

童子試藝於邑邑見童子而文也以為奇升
試於郡郡益奇之都試於霜臺益愈奇之檄
入邑校以養厥成孟思曰吾交璧野子久矣
以明詩高畿榜升修而秀行淳而潔氷之清
乎童子則溫而澤縝密以栗廉而文容和而
乎尹玉之潤也璧野子以明詩顯故以二南
名童子字之曰文化盍哉名也其得樂廣之
義乎夫子有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聖教大義云爾然詩不止是也朱
子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
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
若此則養厥成矣玉之潤也為珪為璋為四
瑚八璉顯赫光奕於　明時斯文化澈也鄉
閭以童子而儒服求言以為贈余乃進童子
以儒行

孟龍川文集卷之九終